



古籍举要

中国学术名著丛书



古籍举要

钱基博



中国学术名著丛书

古籍举要

外一种 版本通义

钱基博



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钱基博: 古籍举要 / 钱基博著. — 长春: 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, 2016.5

(中国学术名著丛书 / 杜小北主编)

ISBN 978-7-5581-0868-6

I . ①钱… II . ①钱… III . ①经籍—研究—中国—民国 IV . ①Z126.27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107923 号

钱基博: 古籍举要

著 者 钱基博
出版策划 杜贞霞
责任编辑 齐琳 史俊南
封面设计 映象视觉
开 本 710 × 1000mm 1/16
字 数 202 千字
印 张 13
版 次 2016 年 7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出 版 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电 话 总编办: 010-63109269
发行部: 010-51396619
印 刷 北京航天伟业印刷有限公司

ISBN 978-7-5581-0868-6 定价: 28.8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

目 录

古籍举要

序 / 3

卷一 孝 经 / 6

卷二 论 语 / 9

卷三 孟 子 / 15

卷四 周 易 / 19

卷五 尚 书 / 27

卷六 诗 / 32

卷七 周 礼 / 37

卷八 仪 礼 / 43

卷九 礼 记 / 46

卷十 春秋上 / 51

卷十一 春秋下 / 61

卷十二 小 学 / 83

卷十三 诸 子 / 87

卷十四 西 汉 / 105

卷十五 郑 学 / 117

卷十六 三 国 / 119

卷十七 朱 子 / 123

版本通义

叙 目 / 141

原始第一 / 143

历史第二 / 147

读本第三 / 177

馀记第四 / 194

古籍举要

序

长夏无事，课从子钟汉读番禺陈澧兰甫《东塾读书记》，时有申论，随记成册。其中有相发者，有相难者，每卷得如干事，尽四十五日之力论事。陈氏以东塾名其庐，而仆课子弟读书之室，会在宅之东偏，遂以后东塾名吾室。而董理所记，都十七卷，署曰《后东塾读书记》，而古籍之精要者粗举，以与陈《记》，合之则互为经纬，而分之则各成篇章，庶几并行不废云。

陈氏何为而作《东塾读书记》也？曰以掇敝也。曷言以掇敝也？清儒喜言东汉许、郑之学，至嘉、道之世，极炽而敝。于是专求古人名物制度训诂书数，以博为量，以窥隙攻难为功，其甚者欲尽舍程、朱而宗汉之士，枝之猎而去其根，细之蒐而遗其巨。物极必反，穷而思通，于是有西汉今文之学兴。自武进庄存与方耕始治《公羊》，作《春秋正辞》，渐及群经。其为学务明微言大义，不专章句训诂之末。一门并承其绪，其外孙刘逢禄申受及长洲宋翔凤于庭复从而张之，海内风动，号为常州学派。一衍而为湖南之王闿运壬秋，四川之廖平季平，以《公羊》言礼制。又一衍而为广东之康有为长素、梁启超任公，以《春秋》言经世。此一派也。其又一派，则兼综汉、宋，不为墨守，以为清学出朱子之道问学以上窥许、郑，又谓汉儒亦明义理，力祛汉宋门户之见。于是南海朱次琦子襄及陈澧开宗于粤，义乌朱一新鼎甫、定海黄以周元同桴应于浙，前唱后喁，蔚

成学风。二者之为学不同，而要归于掇汉学之碎则一。陈澧晚年著《东塾读书记》二十五卷，其中卷十三《西汉》，卷十四《东汉》，卷十七《晋》，卷十八《南北朝隋》，卷十九《唐五代》，卷二十《宋》，卷二十二《辽金元》，卷二十三《明》，卷二十四《国朝》，卷二十五《通论》，凡十卷，则蒐采汉晋以后诸儒粹言至论，有目无书。独卷十三《西汉》补刊别行，而世所流传者，通行本十五卷，乃寻求群经大义及其源流正变得失所在。遵郑康成《六艺论》，以《孝经》为道之根源，六艺之总会，而冠于编；学《易》不信虞翻之说；学《礼》必求礼意；次考周秦诸子流派，抉其疵而取其醇；其次则表章郑学、朱子，骈称并赞。以明沟通汉、宋之旨，盖隐比顾亭林之《日知录》。然而有不同者。亭林之纂《日知录》，旨在经世；而澧之为《读书记》，专崇讲学。亭林言经学即理学，将以实事求是，掇王学之空；而澧明汉学通宋学，欲以疏通致远砭清儒之碎。前有自述一篇。中称：“读郑氏诸经注，以为郑学有宗主，复有不同，中正无弊，胜于许氏《异义》、何氏《墨守》之学。读《后汉书》，以为学汉儒之学，尤当学汉儒之行。读朱子书，以为国朝考据之学，源出朱子，不可反诋朱子。尤好读《孟子》，以为孟子所谓性善者，人性皆有善，荀、杨辈皆未知也。又著《汉儒通义》七卷，谓汉儒善言义理，无异于宋儒。宋儒轻蔑汉儒者，非也。近儒尊汉儒而不讲义理，亦非也。”可以觐生平宗尚之所在焉。

《无邪堂答问》五卷，义乌朱一新鼎甫撰。一新，光绪丙子恩科曹鸿勋榜下进士，累官陕西道监察御史，以疏劾内侍李莲英，懿旨诘责，降官主事。两广总督张之洞延为肇庆府端溪书院山长，寻入广州，为广雅书院山长，为定院规，先读书而后考艺，重实行而屏华士，仿古专家之学，分经、史、理、文四者，延四分校主之。诸生人赋以日记册，质疑问难，以次答焉，成就甚众。因辑录讲论之词，成《无邪堂答问》五卷。尝谓进德莫先于居敬，修业莫先于穷理，穷理必兼学问、思辨。学问者，格致之事。思辨者，由致知以几于诚正之博而反约，则居敬尤要。故院中生徒有聪颖尚新奇者，必导而返诸正大笃实。其论学术，谓“近世汉与宋分，文

与学分，道与艺分。岂知圣门设教，但有本末先后之殊，初无文行与学术治术之别”。又以道、咸以来，士大夫好讲西汉《公羊》之学，流弊至于蔑古荒经，因反复论难以正其失，至论西学、耶教、新疆、铁路、吉林边防数十条，亦复洞中窍会。傍晚纳凉庭中，与诸儿论次及之，以为《答问》可配陈澧《东塾读书记》。倘学者先读陈《记》以端其向，继之《答问》以博其趣，庶于学问有从入之途，不为拘虚门户之见。儿子钟书因言：“《答问》与陈《记》同一兼综汉、宋，若论识议贯通，文笔犀利，则陈《记》远不如《答问》。”余告之曰：“不然，陈君经生，朴实说理，学以淑身。朱生烈士，慷慨陈议，志在匡国。《答问》文笔议论，远胜陈君，信如所论。然《答问》之体，适会多途，皆朱生当日应机作教，事无常准，《诗》、《书》互错综，经史相纷纭，义既不定于一方，学故难求其条贯。又其言皆有为而发，非于晚清学风史实，烂熟心胸，未易晓其端绪；不如陈君《读书记》之部居别白，牖启涂辙，论议尽欠雄骏，开示弥征平实。又贤圣应世，事迹多端，随感而起，故为教不一。陈君宿学，但见戴学末流之嵬琐，故欲救之以通，而于《公羊》有发挥，亡贬绝。朱生晚出，及见康氏今文之狂诡，更欲讽之于正，而于《公羊》多驳难，少赞扬。此其较也。”钟书因言：“见朱生《佩弦斋文》，中有与康长素论学论书诸书，皆极锐发。”又谓：“朱生自诩‘人称其经学，而不知吾史学远胜于经。’”大抵朱生持宋学以正汉学，盖陈君之所同趣，而治经学以得史意，则陈君之所未到。又其较也。闭户讲学，而有子弟能相送难，此亦吾生一乐。唯连日身体又剧不适，殊为美中不足耳。时在中华民国十九年八月，无锡钱基博记。

卷一 孝 经

六经所明，不外人道。仁之为言人也。《易》为六经之冠，而《易》道乾元，君子以自强不息，体仁以长人也。孔、孟为儒家之魁杰，而《论语》首《学而时习章》，继之以有子说“孝弟为仁之本”，又次之以子曰“巧言令色，鲜矣仁”，明乎仁则为善学，不仁则不得为善学。学者，学此者也；时习者，习此者也。颜回三月不违仁，时习乎仁也。《荀子》“仁义不一，不足谓善学”《劝学》篇语。劝学乎仁也。《论语》二十篇，归根在一“仁”字。《荀子》三十二篇，着意在一礼字。然而《荀子》论礼，亦以克己复礼为仁，非与《论语》有异趣，其言“人生有欲，欲而不得，则不能无求；求而无度量分界，则不能不争；争则乱，乱则穷。先王恶其乱也，故制礼义以分之，以养人之欲，给人之求，使欲必不穷乎物，物必不屈于欲，两者相持而长，是礼之所起。”《礼论》篇语。然则礼者，人之所由以耦俱无猜，而不为争民施夺者也。《论语》揭仁，以立人道之极；《荀子》论礼，以明行仁之方。明其枝流虽分，本萌于仁者也。《孟子》七篇，亦以“仁义而已”开宗明义，先立乎人道之极也。而孝弟则为仁之本。《孝经》言“爱亲者不敢恶于人，敬亲者不敢慢于人”，《孟子》言“亲亲而仁民，仁民而爱物”，由本以及末也。《孝经》言“不爱其亲而爱他人者，谓之悖德”，《孟子》言“未有仁而遗其亲”，由外而验内也。故知《孝经》为道之根源，六艺之总会。

《孝经》文体有三说：（一）谓孔子自作《孝经》，“因弟子有请问之道，师儒有教诲之义，故假曾子之言，以为对扬之体。”庄周之斥鸱笑鹏，罔两问影；屈原之渔父鼓枻，太卜拂龟；马卿之乌有无是；扬雄之翰林子墨，皆依仿其体。刘炫说。见《正义》引《述义》。（二）《孝经》为七十子之遗书，与《礼记》为近，开首“仲尼居，曾子侍”与《礼记》“孔子闲居，子夏侍”，“仲尼燕居，子张、子贡、言游侍”文法正同。陈澧说。（三）《孝经》各章，皆引《诗》作结，实开荀子著书、《韩诗外传》之体。某氏说。不忆何人。

《孝经》之伪，朱子《孝经刊误》及《朱子语录》，《四库提要》详引之。新安姚际恒立方《古今伪书考》咸有论列，与陈澧意异。独山阳丁晏俭卿浏览群书，断自两汉，录其征引《孝经》者，并蒐集古注，成《孝经征文》一卷，以诏学者，征是书为汉以前人所诵习讲授，而不出于后人之矫托云。

《孝经》有今文、古文二本。今文称郑玄注，其说传自荀昶，而《郑志》不载其名。古文称孔安国传，其书出自刘炫，而隋儒已言其伪。至唐玄宗开元七年三月，诏令群儒质定，右庶子刘知幾主古文，立十二验以驳郑。国子祭酒司马贞主今文，摘《闺门章》“文句凡鄙”，《庶人章》割裂旧文，妄加“子曰”字，及注中“脱衣就功”诸语，以驳孔。两议并上。诏：郑依旧行用，孔注传习者稀，亦存继绝之典。十年六月，上注《孝经》，颁天下及国子学。天宝二年五月，上重注，亦颁天下。唐以前诸儒之说，因藉摭摭以仅存。四年九月，以御注仍自八分，刻石于太学，谓之《石台孝经》。旧在陕西西安府学，为碑凡四。自是唐玄宗御注行而郑、孔两家并废，其章句盖同今文也。玄宗既自注《孝经》，诏元行冲为疏，宋真宗咸平二年，翰林侍讲学士邢昺受诏校定《孝经义疏》，特剪裁元《疏》，旁引诸书，成《孝经正义》三卷。元《疏》废而邢《疏》遂行，今刊入《十三经注疏》者是也。至让清道光间，仪征阮元芸台则以《孝经》为曾子之书也，既撰《曾子注释》，以与《孝经》相表里，因命次子福喜斋撰《孝经义疏补》九卷，全载唐注、邢《疏》原文，而以《曾

子》十篇中，凡可以发明《孝经》，可以见孔、曾授受大义者，悉分系于各章各句之下。至明皇御注半存旧注，而郑注亦杂其中，如有郑注见引于唐以前书者，悉据以补之，而于《释文》所载郑注旧字旧义，全行载入，以存郑氏旧观，且疏证之，古籍可相辅翼，并为甄录，兼下己意，曲鬯旁通。虽曰补疏，而实与疏全经者无殊，盖专家之学，清儒莫逮也。

卷二 论语

阅《东塾读书记》第二卷《论语》，提要钩玄，观于会通，不为汉儒训诂琐细之谈，亦不作宋学心性杳冥之论。一引朱子语类，谓：“《论语》一部，自《学而时习之》至《尧曰》，都是实地做工夫处。”再引《伊川语录》曰：“将《论语》诸弟子问处，便作己问；将圣人答处，便作今日耳闻，自然有得。”大处落墨，小处着想，亦平实，亦贯通，异于章句小儒。

《论语》二十篇，开宗明义第一章提一个“学”字，第二章说一个“仁”字，最有意思。学之为言觉也；仁之为言人也。且先教学者觉到自己是一个人，做人从何做起，可谓顶门一针，当头一棒。《荀子·劝学》以为学恶乎始？恶乎终？曰：“其数则始乎诵经，终乎读礼。其义则始乎为士，终乎为圣人。真积力久则入，学至乎殁而后止也。故学数有终，若其义则不可须臾舍也。为之，人也；舍之，禽兽也。”亦归根一“人”字。“其数则始乎诵经，终乎读礼”，学也。陈漠云：“学者何，读书也。”、“其义则始乎为士，终乎为圣人”，其为人也，“真积力久则入，学至乎殁而后止”，亦勉人以时习之意也。义正相发。

《论语》二十，始《学而》，终《尧曰》，内圣而外王也。内圣之功，以“学而时习”策之于始；外王之治，以“四海困穷”敝之于终。旨深哉！

《论语》一书，标“仁”字以立人道之极，揭“君子”以示人伦之范。子者，男子之通称；君者，善群者也。君子之言，善群之男子也，故曰：“君子群而不党。”、“群”而不党，斯人之所由以耦俱无猜，而讲信修睦，示民之有常者也。仁孰大乎是？《中庸》：“仁者，人也。”郑注：“人也，读如相人偶之人。”党则有偶有不偶，群则无之而不偶。含宏光大，仁之至也。然谓仁因人偶而见则可，谓非人偶无以见仁，则不可。谓人偶可借以便宜说明仁之见端则可，谓人偶可附会以释《说文》“仁从人从二”之义则不可。阮文达公以《中庸》“仁者人也”郑注“读如相人偶之人”，遂从《说文》“人二”之义。徐鼎臣说：“仁者兼爱，故从二人。”及《曾子制言》“人非人不济”语。以为：“独则无偶，偶则相亲。孔门所谓仁也者，以此一人与彼一人相人偶，而尽其敬礼忠恕之谓也。凡仁必于身所行者验之而始见，亦必有二人而仁乃见。若一人闭户斋居，瞑目静坐，虽有德理在心，终不得指为圣门所谓之仁”，而以驳朱子“仁者心之德，爱之理”，斯则拘虚之谈，未免知其一而不知其二。不知《中庸》“仁者，人也”，犹言人之所以为人也，与《孟子》“仁，人心也”语势正同。《孟子》加一“心”字，则所以释夫此句者既明矣。牝牡亲子之爱，犬马之所同；立人达人之仁，惟人所独。故曰“仁，人心也”，而非所语于爱。《说文》：“仁，亲也，从人从二。”小徐《系传》：“从人，二声。”按此当从《系传》。二与仁双声，皆曰母字，《说文》有以双声字为声者，故仁从二得声。古文仁作𡗗。制字之初，𡗗本从心，安得借口篆文从人二以难朱子“仁者心之德”，《礼·表记》：“仁者，人也”，其下文云：“中心僭怛，爱人之仁也。”孔、孟时小篆未兴，但有从千从心之𡗗，安有从人从二之仁？言仁必以孔、孟为归，《论语》“其心三月不违仁”，《孟子》“仁，人心也”，“君子以仁存心”，皆以心之德为说，初未尝以相人偶为仁也。必待相人偶而后仁，将独居之时，仁理灭绝乎？夷、齐西山，其意不求人偶，而《论语》“求仁得仁”，又何解也？“我欲仁，斯仁至矣。”、“为仁由己，而由人乎哉？”何人偶之有？如必待人偶而后仁，是仁乃外来之物。告子以义为

外。今更欲以仁为外乎？抑仁有相人偶之义，而郑注读如相人偶之人，只是拟其音，而未诂其义。盖郑注读如之例，与《说文》不同。《说文》字书，其所举者制字之本义，故读如之字，往往义寓于声，可寻声以得义。郑注乃训诂之书，凡读如者，皆拟其音，非释其义，义则别有训释以明之。段玉裁《周礼汉读考》所立三例至确，如郑注以人相偶为解，当云“仁读为”，不当云“仁读如”。读如者，拟其音也。古无反语，故为比方之词。读为者，易其字也。易之以音相近之字，故为变化之词。比方主乎音，变化主乎义。比方不易字，故下文仍举经之本字。变化字已易，故下文辄举已易之字。注经必兼兹二者，故有读如，有读为。字书不言变化，故有读如，无读为。有言读如某读为某而某仍本字者，如以别其音，为以别其义。段玉裁说。云读如，第谓与相人偶之人字同音耳，曷尝以相人偶为仁？郑君注《礼》笺《诗》，屡言人偶，其所取义，皆与仁无涉，朱一新《无邪堂答问》辨之析矣。然必谓仁不可以相人偶为解，则亦近于拘虚。人偶不足以尽仁，而仁未尝不因人偶而见。自消极言之，则曰“克己复礼为仁”，“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，吾亦欲无加诸人”。而积极言之，则曰“仁者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达而达人”，然则孔门行仁之方，何必不即人相偶而切近指点也。要之，仁根人心，见于人偶，人偶可以征仁，而不必拘牵郑注，附会许书，以蹈汉学家之作茧自缚尔。

读《论语》反覆参阅，因悟以汉儒宋学解《论语》，不如属辞比事，以《论语》解《论语》。如《阳货》子曰：“礼云礼云，玉帛云乎哉？乐云乐云，钟鼓云乎哉？”然则礼不云玉帛，乐不云钟鼓，将以何云。参阅《八佾》“人而不仁，如礼何？人而不仁，如乐何？”则知礼乐之本在仁。仁心见于人偶，而人之所以耦俱无猜者，其道必由于交亲相敬。《礼·乐记》：“乐者为同，礼者为异。同则相亲，异则相敬。”斯人之所由以相偶，而仁之道也。然《记》又推言礼乐之弊，以为“乐胜则流，礼胜则离”，离则不相亲，流则不相敬，人道或几乎息，而孔子之所深慨。故曰：“人而不仁，如礼何？人而不仁，如乐何”也。礼胜则离，故《学而》著有子曰：“礼之用，和为贵”，乐胜则流，故又推论“不以礼

节，亦不可行”。盖礼之节，必用以乐之和，而后不致繁文缛节，徒为拘苦。然乐之和，必剂以礼之节，而后不致流连荒亡，失之放废。有子此言，或者睹老子废礼之论，而欲以发其蔽。李元度《论语说》曰：“有子谓‘知和而和’，皆为自放于礼法外者警耳。”

恶不可为也，善亦不可过也。善何以不过，曰：莫如权以礼。子曰：“恭而无礼则劳，慎而无礼则蒺，勇而无礼则乱，直而无礼则绞。”盖礼者，人己之权界，道德之准绳。《荀子·劝学篇》曰：“礼者，法之大分，类之纲纪也。故学至乎礼而止矣；夫是之谓道德之极。”恭与慎，不可谓非道德也，然“恭而无礼则劳，慎而无礼则蒺”，斯我难乎其为我矣。勇与直，亦不可谓非道德也，然“勇而无礼则乱，直而无礼则绞”，斯人难乎其为人矣。进不失人，退不失己，并行不缪，顺理成章，其惟礼乎？《记》曰：“仁义道德，非礼不成”，此之谓也。朱注殊欠发挥。

子曰：“能以礼让为国乎，何有？”朱注：“让者礼之实。”刘宝楠《正义》亦用其文，语欠分晓。不知“让”与“礼”有别。《荀子·劝学篇》曰：“礼者，法之大分。”《礼论篇》曰：“人生有欲，不能无求，求而无度量分界，不能不争。故制礼义以分之。”而《正论篇》则曰：“礼义之分尽矣，擅让恶用矣哉？”然则“礼”者法之大分，“让”者礼之过当。分所应得曰礼，辞其固有为让。《记·曲礼上》：“退让以明礼。”《疏》：“应受而推曰让。”《贾子新书·道术篇》：“厚人自薄谓之让。”孔子退让以明礼，故曰“以礼让为国，何有”。荀卿隆礼以薄让，则曰：“礼义之分尽矣，擅让恶用矣哉？”此其较也。

子曰：“上好礼，则民易使。”朱注引谢氏曰：“礼达而分定，则民易使。”荀子隆礼，发挥此义最详。何谓分？西哲之所谓权界是已。惟分有群己之分，有尊卑之分。《荀子·劝学篇》曰：“礼者，法之大分，类之纲纪。”类，谓人类也。《礼论篇》曰：“人生有欲，不能无求，求而无度量分界，不能不争。故制礼义以分之。”《富国篇》曰：“人伦并处，同求而异道，同欲而异知，性也。天下害生纵欲。欲多而物寡，离居不相待则穷，群而无分则争。穷者患也，争者祸也，救祸除患，则莫若明